

馬尼拉郵船成果報告書

張碩尹/費洛、馬德里、賽維爾（西班牙）

馬尼拉郵船（Galeón de Manila）為西班牙殖民時代的運輸船隊。16世紀，在征服菲律賓之後，西班牙帝國穩固其遠東貿易路線，建立首個連接歐洲、美洲、亞洲之貿易路線（並間接的連接非洲）。其貿易船隻、採菲律賓硬木（故稱馬尼拉郵船）、高四層甲板、配有上百個炮統、可裝載一千名乘客，與船員三百人（四分之三為爪哇奴隸），為當時海上噸位最大的船隻。

馬尼拉郵船**航程**跨越兩大洋、三大洲，時間達一年，商隊每年自西班牙出發、跨大西洋，抵墨西哥灣，由陸路跨越中美洲、至西岸之阿卡普爾港（Acapulco），並跨越太平洋、至馬尼拉與從廣州、福建來的中國商人會合，進口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而美洲開採的白銀則滾滾地輸入中國。夏末，郵船再從菲律賓中轉、經墨西哥、回到西歐；一旦遠東商品抵達歐洲，淨利值達百分之兩百至三百左右。每次航行、由亞洲奴隸組成的船員，死亡率約三分之一，如遇暴風、與海上意外，死亡率則達半數以上，壞血病與營養不良為普遍死因。

馬尼拉郵船是全球化的第一條海上路線，國際貿易帶來的暴利使西班牙皇室為歐洲最有權勢的政治力量，全世界正看著西班牙，這裡是人類夢想的應允之地：所有的金銀、商品皆從這裡匯集，再發送至世界各地。

此次藝游計劃為三個月的時間，主要著焦於三個重要的殖民城市：費洛（Ferrol）、馬德里（Madrid）、與賽維爾（Seville），在穿越這三個城市的同時，也反映「馬尼拉郵船」，那為期三百年，橫跨歐亞美三洲的殖民船隊。

也因此，如此的旅程既穿越現實、空間與時間，既是我們所處的當代、做為歷史的產物、往往與過去相互堆疊。

此旅程，如同混亂世界表象般的令人感到困惑，觀看西班牙的同時，如同觀看那漫長的世界貿易歷史，無法被定義，拒絕被理清。以下文章截取多個在此三個城市所發生的事情、所遇見的人、所看到的物。這些事情彼此關聯，卻同時相互無關。這些事情，拼湊出一奇異的後經濟危機世界。



（Mother Earth、馬德里、La Latina區，2013）

航行

世人總是相信哥倫布當年跨越大西洋的壯舉，來自於地球是圓的科學精神，實際上那是錯的：對於圓形地球的假說，哥倫布並不完全否定、也非完全贊成：他相信地球是不完美的圓形，而如同洋梨一般，整體來說是圓的，但在果蒂之處稍微凸起，如同女人的乳房。而在這乳頭的最尖端，存在著「人間的天堂，除非神的旨意，沒有人能夠抵達此處」。

因此，當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夜裡，哥倫布率領三艘船與九十名船員，自西班牙西南海岸的帕洛斯港出發時，在哥倫布的腦海，眼前的大西洋不過是巨大女神胸前的汗毛，而在從乳房的一側攀爬至另一側的過程，偉大航行的目的在於找尋人間失落的乳頭間端，那個被上帝所禁止的伊甸園。

一四九二年的世界，是西歐與東亞直接貿易受伊斯蘭國家攔阻的世界、薩哈拉以南的非洲與歐洲幾無接觸、美洲、澳洲則完全置身於全球經濟之外，東西兩個半球對彼此一無所知。在之後的數十年，世界經歷劇烈的轉變，隨著奴隸船、非洲人於散佈在熱帶叢林中的橡膠園內找到第二個家鄉、「米塔」制度下、成群的印地安奴隸在波托西礦坑裡無日無夜的工作、銀幣從秘魯與墨西哥湧到世界各地，讓飽受通貨膨脹之苦的明朝政府找到了新的貨幣基礎、西班牙帝國在歐洲發起一次又一次的軍事冒險、荷蘭人、法國人、英格蘭人隨著白銀起舞，組織成海盜打劫船隻。在粉紅月亮下，「全球化」的紀元已然到來，單一旦充滿動盪的商品與勞務交換，至今吞沒整個人類世界。

粉紅月亮

二〇一二年冬日，酷寒的倫敦城結滿冰霜，那天的我、位於Lewisham地方區公所，身著西裝、滿頭大汗、與眾多盛裝打扮的牙買加裔、巴哈馬斯裔、印度裔情侶，聚縮在冰天凍地的辦公室門廳，等待著頭頂上電子跑馬燈跳著號碼。

數分鐘之後，我進入了一間有著俗艷花盆與小型CD伴唱機的會議室內，辦事員機械性地念著我的名字，我舉著手、複誦與一段又一段的誓言，我轉身看著背後那個空無、奶白色的巨大牆壁、我的目光掃向那個俗艷、骯髒、插滿康乃馨的花盆，花盆邊是一台粉藍色的伴唱機，那時那刻，正放著Nick Drake的Pink Moon，那時、充滿霧氣的窗外，悲傷與沮喪的倫敦天空上、似乎也掛著一個巨大的粉紅色月亮，其奇異的光暈、緩慢地、照耀在房間裡的每個角落。

我的眼光掃向身邊、看到眼前那個穿著小禮服、褐色卷髮、那個綠色、永遠帶著笑意的眼睛，與那個帶有漂亮弧線的紅色嘴唇，那個人、在從那天之後，將成為我的妻子，那天的我，見證了全球化世界之下的那個、超越種族、國界的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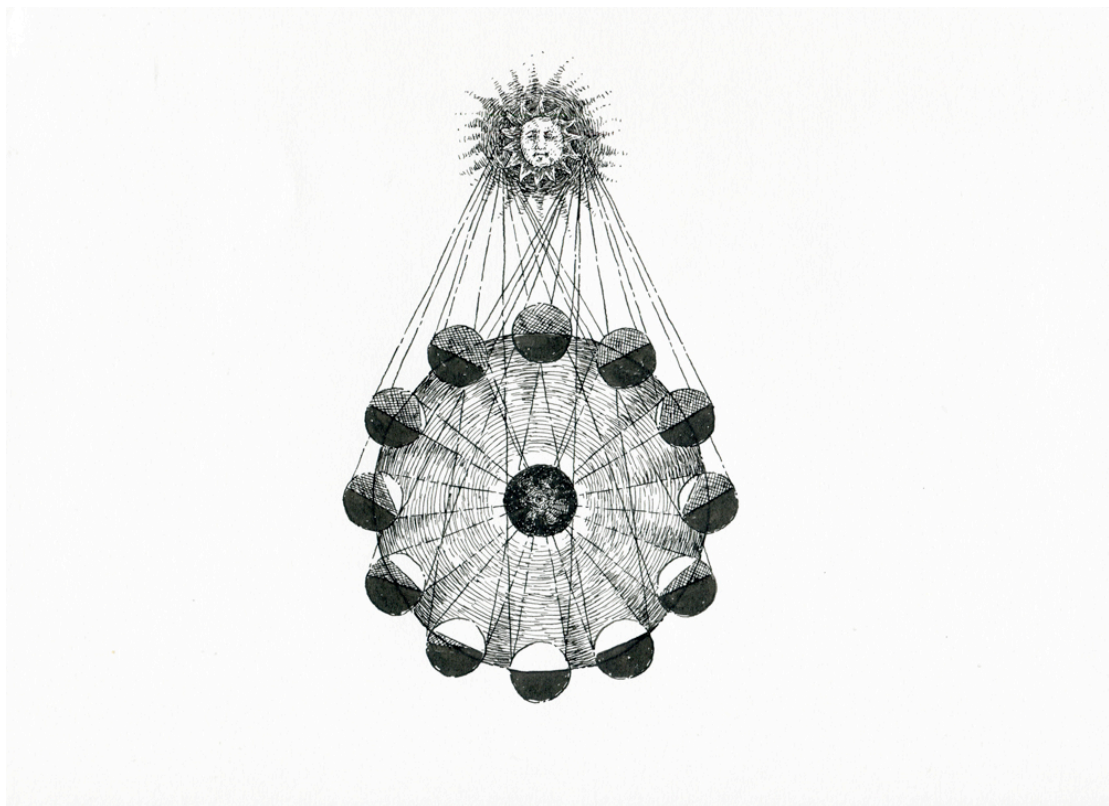
當時的我卻無法體會這一切究竟代表了什麼，

一個禮拜之後，西班牙領事處寄給了我一本有著皇室印樣的戶籍謄本：我成為了西班牙王國的一員；從此以後，這本一直躺在我的書桌前的本子、成為了我與世界另一方的臍帶聯結；而西班牙、則成為了我那個遙遠、未知的故鄉。

那天也開啓了我日後的嶄新人生，那個人生、便是一段掙扎平衡亞洲與歐洲身份的槓桿生活，我的亞洲過去、決定了我之所以為我，但是同時、一旦這個原始與生活中的那個外來的面向相抵觸時、為了生存、時常地、你必須捨棄原始的自我，擁抱未知，直到下次槓桿逐漸地失去重心。

在如此的生活當中，我常常在思考西班牙與台灣、這兩個各自佔據世界兩頭的角落、其所隱藏的聯結，與作為一個被社會、文化與共同記憶所塑造的個體、如何處理兩段乍見似無關聯的歷史片斷。其中，我發現想像力在現實生活當中的重要性，尤其，在面對文化、歷史歧異的他者之時，唯有想像力才能達到實際的相互理解。

於是，在我踏入西班牙國境的那一刻，這段旅程似乎也成為一個追尋自我的過程，同時，那個由菲律賓硬木、與上千名奴隸所打造的龐然巨物、也如同那本印有皇室印樣的戶籍謄本一樣，將台灣、我自己、與世界的另一個盡頭聯結在一起。



荷南 寇蒂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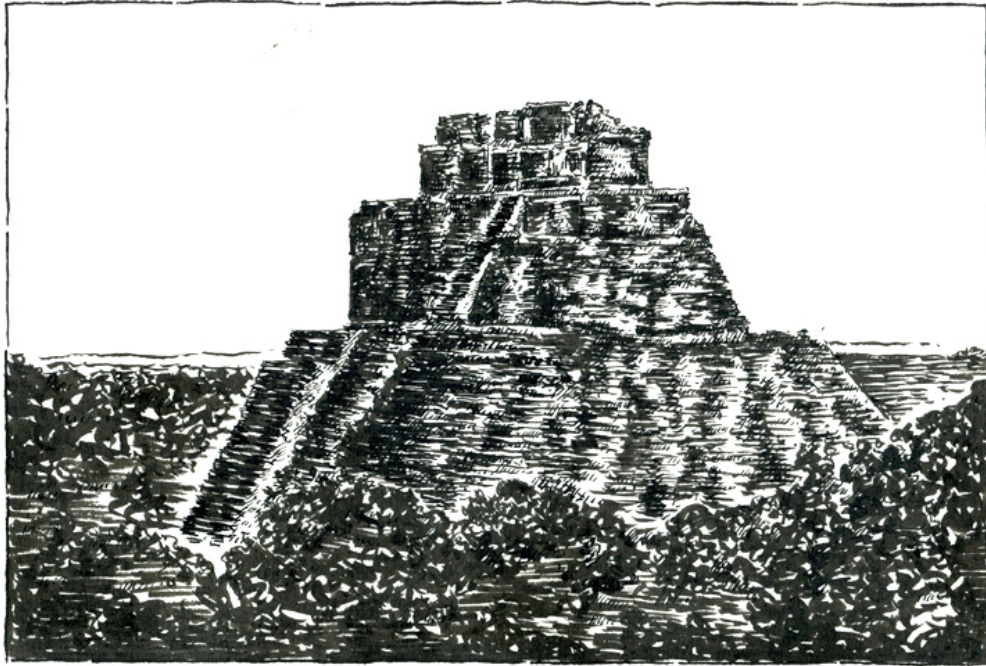
西元一五一九年，經歷多個月的漂流、暴風，當荷南·寇蒂斯登陸墨西哥海岸時，他看到的是一片陰沈、黑暗的亞熱帶叢林。從那密佈著金黃色沙灘的海岸上，隨眾拉下了各式輜重、裝甲、武器，還有這個大陸上從未見過的馬匹。在接下來的時日當中，寇蒂斯帶領著由五百名、從各殖民地招集來的征服者，與叢林中的酷熱窒息的空氣與滿天橫飛的蚊蟲奮鬥，在行進的路上，他們遭遇了四處部落的激烈抵抗與埋伏，同時壓制部隊裡時而可見的叛變與士兵的結隊逃跑，並在錯誤的訊息之下在叢林裡無謂地打轉。八個月之後，寇蒂斯與剩餘不到三分之一的跟隨者翻越了隔絕於大海之外的山脈，後方，他們看到的是羅林於山脈間的阿茲提克城市、宮殿、奇異的神祇，還有那個放眼望去盡是金銀寶器的神話。



(殖民地的奇異生物，聖地牙哥城，加利西亞省，2013)

經歷多個小時的飛行、與空氣中無窮地震動，我抵達了馬德里巴拉哈斯機場，在漫無止盡的等候之後，一如往常地，我又在海關被攔下。在意符與意指斷裂的後現代歐洲，官員對於我護照上的「台灣」與「中國」兩個國名並置感到困惑不已，並決定對我多加盤查，因此，在有幸地於機場辦公室坐了半個多小時之後，官員在我的護照上蓋了章，拍著我的肩說著他唯一會說的英文：「對不起，歡迎來到西班牙」、我走出辦公室，看著我那個在行李轉輪上如同即將毀滅銀河系內的孤獨星球般、獨自地自轉著的行李箱，當塑膠輪子敲擊大理石地面，我走過迎賓室穿越各個等待親友人們，與拿

著寫著各式名牌的計程車司機，機場大廳自動門打開的瞬間，距離寇蒂斯歷史性的登陸墨西哥五百年之後，殖民時代開始並且結束，迎面而來的是九月的燠熱空氣，這是二〇一三年的馬德里市，太陽帝國的首都。



(叢林後面的奇觀、聖地牙哥、加利西亞省、2013)

加利西亞文化城

「在這個不快樂的國家當中，一切都破碎損壞，這裡沒有政府、沒有政黨、沒有選舉、沒有海軍、沒有軍艦，一切都是虛構、一切均發腐生鏽、四處都是殘敗遺跡。」

在數個月的劈荊斬棘、當荷南 寇蒂斯率領其餘的征服者穿過叢林之後，「加利西亞文化城」那水泥搭砌而成、龐大建築體霎時出現在眼前，那時的他，腦海中跳出的是四百年後、西班牙報紙El Correo於美西戰爭結束後所寫的一句話。

加利西亞文化城(*Cidade da Cultura de Galicia*)為美國建築師Peter Eisenman所設計，地點為聖地牙哥城外的Mount Gaias山上，設計的理念是為了打破傳統方正、垂直直線的建築思維，而希望在Mount Gaias峰頂以人工的方式加上另一高峰，因此，文化城依據山勢而建、並在崖壁上創造連綿不斷的坡型，加利西亞文化城建築計劃由一九九九年開始興建，其之野心與尺度、為西班牙加利西亞省前所未見。

如果你從聖地牙哥市中心廣場抬頭往西方仰望，那龐大的混泥土建築物如被詛咒的巨鳥般雄踞在山丘之上。當你沿著那嶄新、新落成的柏油路往山頂邁進的同時，你發現路燈的電線暴露、成捆的行道樹躺在一邊，像是行刑隊留下、曝曬野地的屍體，在馬路的盡頭，是被工地圍籬重重封住的文化城大門，當你沿著鐵皮圍籬行走、鑽過停車場柵欄，你看到的是文化城那驚人的建築結構，那高大、具傾斜弧度的屋頂沿著山丘排列，數千片玻璃窗戶鑲於建築另一側，九月初秋陽光閃耀著詭譎的光芒，左右兩排、佔地遼闊的水泥建築群分別割據山頂兩側，正中央為一個巨洞，鷹架、挖土機、建築材料圍繞著洞緣排列，像是某個遠古的隕石洞，裡面是不為人知的外星殖民地。文化城長達十三年的漫長建築期被當地人稱為史無前例的財政災難，因為山上的自然地勢與加利西亞多雨氣候等種種挑戰，工程不斷延宕、經費不斷地攀升，成為加利西亞一角的財政黑洞，將地方稅收吸乾殆盡，直到2012年，加利西亞省政府宣布文化城建築計劃無限期延後，隔年，建築計劃永遠終止。

在豔陽下行走了將近半個小時，我的旅程終於被文化城中唯一的警衛制止，警衛帶我至停車場入口，拉開圍籬，在我走出大門轉身看了最後一眼，我看到烏黑天空下、沙灘上成批、著火的軍艦。



大西洋岸/美洲：征服者

寇蒂斯的征服墨西哥，為十六世紀西班牙在新大陸活動裡最多文字記錄、最廣為人知的故事，於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所撰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裡可見一斑，書中詳述了戰爭的過程，籌備經過、征服人員的組成、武器的配置，以及無數次戰爭的情景。此外，也記載了阿茲特克的政治軍事、社會民情、經濟文化、風土人情等（作者卡斯蒂略出身自貧農階級，二十多歲時來到新大陸找尋機會，參與了尤加敦半島、古巴、墨西哥等多次探險行動，晚年獲任瓜地馬拉の安地瓜（當時名叫聖地亞哥）的市政會議成員，並將年輕時的記憶記載成書）。

在書裡面，也可窺見西班牙征服者的動機、目的、與普遍精神狀態。他們來自農業社會、遊蕩在新世界四處尋求一夕致富，每次的探險行動會由領袖或是政府官員將這些人組織起來，成為臨時的軍事集團。也因此，不同於組織化的軍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他們沒有軍事訓練、沒有組織、紀律與服從，更遑論忠誠度，計謀、策反、逃跑、彼此間搶奪財物、女人、仇殺不時地出現探險隊伍中間，將這群隊伍綁在一起的，是對金、銀、土地與奴隸的渴望，對於未知文明的征服不僅是財富上的追求，同時也是精神層次上的，以擊倒對手而贏得靈魂之救贖。

在寇蒂斯的艦隊抵達了墨西哥塔巴斯科海岸，在擊退第一波原住民的抵抗之後，他們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在海岸邊建立了小型基地，在這之後、往內陸推進、進行長征之前，寇蒂斯下了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決定：他將所有搭乘來而船隻鑿洞，並在海邊將其點火焚毀。

想像著高大的西班牙艦隊在細碎沙灘上、如營火晚會般閃耀著熊熊烈火的景色，此戲劇性的姿態，一方面以此宣告了其破釜沈舟之決心，並滿足征服者們浪漫主義式的、與古典時代諸英雄相比的想像，但更重要的，此舉是為了斷其後路，阻止隊伍中逃亡與謀反的意圖。



(人們私底下稱他為「愛德華多 唬爛王」)

愛德華多 唬爛王

在我認識愛德華多 荷米達的那天晚上，他以社區領袖的身份帶我巡視了他所居住的社區一圈，沿路上，他以獨裁者的架勢向過往的路人揮手，我們停在一家酒吧，愛德華多為我點了一杯啤酒，並輕快地用指尖敲著櫃台，對我眨眨眼，他說，他在費洛居住了二十年，這裡所有人都認識他，大家都把他視為這裡的領袖，之後，他便趨身向酒吧老闆裝熟，聊著言不及義的瑣事，同時，另一隻手揮著示意我點更多的啤酒，繼續這荒唐的夜晚。

最後，我們離開酒吧時一毛錢都沒付。

事後，我發現當地人私下稱他為「愛德華多 唬爛王」(mentiroso在西班牙文指說大話的人)，人們對於他耀武揚威地帶著外地人在社區參觀總是感到荒謬並且嗤之以鼻，並取笑他推廣國民外交的努力，對此，我總是以事不關己的方式看待，他的負面評價也不影響我與他四處遊玩的興致，因為跟著他，總是有白吃白喝的機會。

愛德華多住於費洛市南區，此區坐落在城市近海邊緣處，為數百年歷史的老社區，在房屋老舊年久失修之下，自二〇〇八年起，市政府計劃將大部份房屋拆遷，同時也做馬路翻修、與擴增等工程，不料經濟危機造成政府經費短缺，工程也只好乍然而止，五年來，停擺的建築工地便成為日常生活的一環，如你從愛德華多的家門口走出，柏

油路只延伸了兩百公尺，便尷尬地被碎石與泥地取代，雨天時、居民便以廢棄的木板鋪在泥濘上以方便路人行走。你常看到小孩在木板與木板之間跳躍，噴濺著泥濘取樂。如果你再往社區的中心前進，四處可見龐大的工地圍欄、成堆的磚塊、水泥、與拆一半的房屋，從挖土機挖開的水泥洞，可以看到人們的臥室、廚房、跟正等待晾乾的衣物。

在我於愛德華多家中閑晃的幾天裡，他宣稱荒謬的生活狀態對藝術家創作有正面激勵之效，他接著帶我去他秘密的工作室，裡面堆滿了世間最可笑、欠缺技巧、主題俗爛的繪畫，他跟我描述一路排到二〇三〇年的個展計劃，與列舉許許多多對他作品有興趣的各明星、企業家、與政要。當我質疑作品技術不足的問題時，他便故弄神虛的回答：人生就像是一個永不結束的建築工地，是一段永不停歇的作戰！

愛德華多唯一讓人驚豔、並印象深刻的，是他由豬舍改造的小透天厝，其占地三十坪，有充滿奇妙雕塑並有兩隻長毛狗的後院、採光良好的臥室、跟建築頗有巧思的樓中樓，愛德華多說這是他花了兩年、一磚一瓦自建的心血結晶，不過，此謊言在一次與其老父聊天、抱怨建築公司索價高昂時被搓破。



（製作於愛德華多門口的塗鴉，費洛，2013）

愛德華多在兩年前組織了名為las meninas的塗鴉藝術節，以十七世紀西班牙畫家 Velazquez的名作las meninas(仕女圖)為題，邀請在歐洲四處的街頭藝術家在這裡創作，對費洛生活窘境作無奈的嘲諷。因此，他邀請我至他家門前創作一些作品。在我忙了一下午的同時，愛德華多 唬爛王作為社區領袖，帶著眾街坊鄰居在我四周圍觀，解釋這是他遠從台灣邀請來的塗鴉藝術家，來到費洛參與他的塗鴉藝術節。人們若有其事地點著頭、驚嘆著。幾個地方報紙記者跑來，拍了幾張照片，加利西亞省電台也跑來訪問。第二天、地方報紙上出現愛德華多驕傲地握著我的手的畫面。



（世界之城波托西）

大西洋岸/美洲：波托西

在南美內陸深處，從利馬騎騾子要十個星期的遙遠地方，矗立著四千八百公尺高的里科峰（Cerro Rico），從峰頂俯望四周、是一片酷寒與貧脊的荒涼：這裡是世界的盡頭，同時，也是世界的中心。因為在這不毛之地底下，是人類歷史上發現的最大銀礦母脈。

早在殖民時代之前，印加人已用燧石鎬開採波托西的銀礦，將其用於神廟與首飾。對於歐洲來的殖民者，印第安人一直保持緘默的態度，希望將銀礦的秘密隱藏於世。一直到一五四五年，西班牙人才重新發現了此地，並於一五六零年，將此地命名為「帝國市鎮波托西」（Imperial Villa Potosi）。到了一六一一年，原來五萬的人口激增至十六萬，與同時代的倫敦與阿姆斯特丹平分秋色。

波托西以一座優美的西班牙城為中心，有規劃良好的廣場、教堂、華美的大宅邸、還有大片土地專供練銀工廠使用，廠房外有雕堡保護。狹窄而彎曲的街道以擋住高山來的強風；這裡有成群的工匠、裁縫師、廚師、編織工、鑄幣廠的政府官員，同時，城內有上萬名被銀礦吸引而來的短暫居留者，市內暴力與幫派械鬥層出不窮，在波托西，市議會成員開會時身穿鎖子甲，佩戴寶劍與手槍，政治爭議時便在議場內以決鬥的方式解決。

真正推動波托西經濟的引擎，是印第安奴工的強迫勞役：「米塔」制度。從建城起，秘魯總督治下的每一座印第安村子、每年必須提供七分之一的男性，供作採礦勞力。在當男丁離村前往礦場前，村民會先替他們舉行喪禮，場面哀戚，一如同此人的離去是沒有回頭路的旅程，而事實也大約如此；波托西的開採、提煉銀礦條件極其惡劣——在近乎漆黑的隧道裡，成群螞蟻般的印第安人背著礦石沿著木製的梯子上下攀爬，營養不良與隨時可見的隧道崩塌為最大的殺手，另外，為了提煉白銀、礦場內普遍使用高毒性的水銀，迎面撲來的汞蒸汽在坑道內四處可見，根據目擊者描述，每每在工人屍體被分解之後、地上往往留下一灘又一灘水銀。

當銀礦被精煉為接近純銀的銀塊，官員會在上面蓋上品質保證與產地的標章，打包後繫在成群的駱馬之上，隊馱沿著曲折的山路扶搖而下，直到智利的阿里卡港（Arica），銀塊包裹改裝成箱，由黑奴搬運上船，在第一批護航船隊的護送下，運送至殖民政府所在地利馬（Lima），從利馬，這些白銀有半數往西、經由菲律賓運往中國，另外的部分，則透過墨西哥流往歐洲，不論哪個方向，均由巨大、多層的加利恩船（galleon）所運送。這些船隻經過特別的設計、如同海上堡壘般可以抵擋颶風、與海盜的侵襲，也因為這些船隻大部份產自菲律賓，人們稱它們為「馬尼拉郵船」（Manila Galleons）。

橫越大洋、在各國碼頭靠岸，吐出裝滿白銀的寶箱的馬尼拉郵船是矛盾的象徵：美洲的白銀讓歐洲富裕強大，遠超過世人的理解範圍，源源不絕的金錢，使西班牙的菁英陷入瘋狂，財富與權力一夕之間增長使西班牙國王沖昏了頭，發起一波又一波代價高昂的戰爭，對法國、鄂圖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發動的戰事尚未止息，荷蘭人的不滿很快地演變成公然的造反，尼德蘭八十年戰爭繼續延燒至遙遠的巴西、斯里蘭卡、與菲律賓，之後英格蘭也捲入衝突，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軍事豪賭以災難收場，很快地尼德蘭也脫離西班牙而獨立。

戰爭的代價驚人，為了支付戰費，政府開始以未來由美洲運來的財寶做抵押、向外國銀行家借錢，隨著債務的累積，達到歲入的十倍至於十五倍，帝國的所有臣民仍以期盼的心情看著大西洋彼端運來的寶藏，幾乎沒有人相信美好的時代已然過去，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破產：一五五七年、一五七六年、一五九六年、一六〇七年、一六二七年，每次破產之後國王便借貸更多的錢，貸款人以高利率作為條件，並相信白銀會不斷湧入西班牙，之後不免地便引起下次的金融危機。一六四二年，過度開採導致銀價貶值，最後，帝國走向財政末日。

一八〇〇年，經過百餘年的繁榮，礦砂品質越來越差，生產困難之下礦場被迫接連倒閉，最後，銀礦告罄。十九世紀，波托西這座富裕名聞遐邇的城市再度成為鬼城，並被世界所遺忘。



（秘魯總督治下的每一座印第安村子，每年必須提供七分之一的男性，供作採礦勞力。在當男丁離村前往礦場前，村民會先替他們舉行喪禮，場面哀戚。）

壺藤

在費洛，我居住的小閣樓前面有一條馬路，以兩條一人寬人行道相隔、周圍羅列著整排的老式住宅大樓，就如同所有小城裡的小社區，在這條長三百公尺的街道上，是一個由街坊婆婆媽媽、阿桑、大伯、叔叔伯伯所組成的小型宇宙。一開始的時候，我對於所有人可以把一整天時間耗在在街上閑晃、感到十分驚奇，後來、我發現自己所居住的，是一個就業率低於百分之二十的失業者街坊——幾乎所有人都在近五年的某個時間點被裁員，也幾乎所有人都依賴失業津貼而活——人們表面上的無所事事，實際上生活充滿諸多無奈。

一個常出現在社區小宇宙的人物，是總是與過度整形的太太一起出現、掛著巴賽隆納足球圍巾、十足足球狂的狄亞哥。育有兩子的狄亞哥、為了經濟壓力在過去長達十年的時間以販賣古柯鹼維生，他的小小「違禁藥物零售事業」在兩年前在警察破門而入、將其逮捕後告了尾聲，半年之後，又出現在社區小宇宙的他，宣稱現在正在投入「海鮮宅配員」事業。

我第一次看到藤壺（barnacle）是在加利西亞的一家不便宜的餐廳，看著其條狀、灰黑色的外殼夾帶著中間深紅色的軟管，實在很難想像其為當地難求的美食；人們通常以熱水將藤壺煮熟，把外殼剝開吸潤內裡的軟肉，其吃起來帶有特別的嚼勁、味道帶有海水的鹹味。因為無法人工培育的關係、市場上的藤壺均為採集者提供的野生種。其生長於與海水交界的岩石之間，開採極為危險，採集者必須在潮汐漲退之間間隔、跳至海岩上以鐵棍將塊狀的藤壺敲下，並在海浪打上之前跳回岸上，也因為其之高風險、與西班牙人對海鮮之熱愛，藤壺的市價節節攀高（一公斤通常要價兩百五十歐元上下），儘管藤壺數量逐漸稀少、與政府數度嘗試管制，經濟危機之下，藤壺仍吸引大量失業人口加入其盜採行列。

狄亞哥告訴我，他會在半夜乘著單引擎小船，越過半個加利西亞海岸至Avino一帶無人岩岸，在一片黑暗中，他會穿上防潮衣、爬上一個又一個濕漉的岩石，提著以紗布遮住的手電筒（以防人們在遠方看到盜採者的光芒），並在岩石間尋找藤壺的身影；在黑暗中跳躍時，他會將耳朵的知覺放到最大、聽著海浪的聲音，當巨浪撲身而來時，岩石間會在水的劇烈流動下發出咻咻之響，這時他會往岸上狂奔，直到浪頭打到身後。有時，海岸巡邏隊會在那一帶巡邏，他們配備有遠距離的夜視鏡，巡邏快艇、有時還有狼狗，當我問狄亞哥，是否擔心被抓、並再次入獄？他以神秘的眼神看著我，對我說他這一生的優點是他很幸運，人走運、城牆也擋不住。

在我離開費洛的前兩天，狄亞哥停在社區邊的藍色福斯汽車在一晚被人砸毀，凶手以球棒將車前後的鈹金打得凹突不平，並從粉碎的擋風玻璃內倒入大量的壺藤殘殼，隔天，在陽光曝曬下汽車發出陣陣令人作嘔的氣味。很明顯的，此舉是給狄亞哥的盜採生意的明顯警告。

我不知道現在的他，是否還做著一樣的生意。

大太平洋岸/亞洲：羅培茲 雷加斯皮

羅培茲 雷加斯皮（Miguel Lopez de Legazpi）達成了哥倫布一代人未竟的事業：藉由他、歐洲人完成世世代代的夢想，過了數十年的探索、跨越了兩個大洋，西班牙終於與中國接觸，並展開接續數百年的貿易。一五六四年十一月，在得知兩艘中國船隻在瑪烏浩村（Maujao）停靠的消息之後，在菲律賓宿霧島（island of Cebu）建立營地的雷加斯皮不禁喜出望外，他馬上命令執行偵察任務的指揮官啓程尋找中國人的下落，並強調態度必須有禮，目的在於「建立和平與友誼」。

這是兩個文明首次接觸的歷史性時刻，在瑪烏浩南面狹窄且嶙峋海岬上的中國人，在看到成群趕來的西班牙士兵之後，馬上開始展示武力，中國人在船上打鼓、燃放鞭炮

與火槍、並且擺出迎戰的姿態。西班牙人接受了挑戰——他們用滑膛槍掃射中國船，拋出抓鉤鉤住船舷，沿著繩索攀上甲板、並殺死上面的中國商人，最後掠奪走船上的物資。在雷加斯皮終於趕到瑪烏浩後，對於手下非但沒有遵守他的命令，並縱殺中國人感到震怒，他不僅當場道歉、釋放生還者，並且將搶來的物品歸還，根據當時的記載，這群中國人「非常卑微，他們跪下來，並高聲歡呼」。中國人開著船返國，上報歐洲人來到菲律賓的消息，在此同時，雷加斯皮已控制了馬尼拉，等待中國人的到來。



（十六世紀的宗教法庭相信酷刑所帶來的痛苦與信仰的真誠永遠為一體兩面，馬德里，2013）

對的人

在街頭藝術（Street Art）於八零年代末逐漸地與塗鴉（Graffiti）背道而馳，並在兩者之間劃上清楚界線之後，從一個方面理解，那便是街頭藝術家的稱號開始被藝術學院之學生所把持、背離塗鴉而中產階級化、並以形式（模版、海報）和想法上與原始街頭幫派、嘻哈文化產生切割；因此，討論塗鴉商業化本身便產生邏輯矛盾，在二十一世紀，街頭就是藝廊，而人生便是商品。

儘管如此，街頭藝術的運作邏輯仍與黑幫差不了多少。作為一名街頭藝術家、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首先你必須要做的，便是聯絡「對的人」，此「對的人」的功用，是為了介紹給你下一個「對的人」、下一個人會給你一隻必須打的電話、必須寫的電子郵件，最後，再下一個「對的人」會告訴你必須出現的「對的時間」、與「對的地點」。有時，「對的人」會引導至「錯的人」，儘管對與錯之間很難衡量，但經驗會告訴你，你必須繞一圈，於人海中再次找尋出「對的關係」。

那天半夜，我在「對的時間」、於「對的地點」焦慮等待著，緊張導致握著工具袋的手滿是汗水，一旦人步入三十，首要的徵兆是你開始對自己的人生有些矜持、開始有些自尊無法放下、最後，這些會讓你對陌生的事物感到焦慮，在等待的過程當中，我開始思考種種不堪的狀況發生：關於「對的人」最後成為大錯特錯，「對的事情」成為那種人們描述的「在不該出現的時間」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點」的倒楣狀況。二十分鐘後，我的「對的人」出現在黑暗的巷子角落，之後，接續三五個人也到來，人們在巷口聚集、成為了一個團體。人們彼此握手、自我介紹；幾個二十多來歲、平頭、黑衣黑褲的是馬德里本地塗鴉客，另外一個捲髮、年紀稍長的人來自巴賽隆納，旁邊是一個瘦小男子，操著詭異口音的西班牙話，來自以色列、最後面站著的是費南多，四十多歲、滿臉灰白的鬍子，是這次活動的召集人、也是我那個「對的人」。之後，眾人互相展示各自的噴漆、模版、海報、糰糊等工具，那時我突然覺得自己參加的是某種非洲的狩獵旅行，獵人們在奔馳著大象與斑馬的草原上彼此展示來福槍、皮帽等狩獵行頭。

之後，在費南多的帶領下，我們沿著馬德里那起伏不斷、彎曲的小巷前行，一種不成文的默契在沿途形成：每當有人停下張貼海報、與噴漆簽名，其他的人便四散至周圍巷口為其把風，此人做完，便去巷口接替下一個人，如此，直到整片牆面佈滿作品。費南多帶來一把折疊式、長達三公尺的長柄刷，那晚的我，便看著他奮力地把海報張貼至住宅區二樓的陽台邊緣，看著糰糊沿著長柄刷、滴在他的臉龐。

馬德里具有其與眾不同的塗鴉氛圍，星期四晚上從酒吧出來的人潮在身邊穿過，幾個喝醉的人停下來講著笑話，路人與塗鴉者握手、交換啤酒、勾肩搭背，在這裡，人們

喜歡跟陌生人講些荒謬的話題取樂，一個阿根廷人自我介紹說他來自挪威，儘管他的英文帶有濃厚的阿根廷式結尾法，幾個中國移民走來、掏出袋子裡的啤酒嘗試兜售給我們，費南多嘗試賒帳，那群人便發出生氣的呼呼噓聲，這些人做的是西班牙的特有的行業，為了因應這個國家的廣大酗酒問題，西班牙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店家在午夜之後販售酒精類飲料，因此，應孕出成群的啤酒小販、在深夜的大街小巷四處奔走、賺醉漢的錢，看著這些走私者，「寇亂」這兩個字總是在我腦中浮現。

太平洋岸/亞洲：寇亂

明朝末年，倭寇充斥東南沿海，就字面上看來，倭寇指的是日本海盜，實際上，這些人既不是日本人、也非海盜，絕大部份的倭寇是中國沿海地帶的走私商人，在數次朝廷頒下的海禁命令之後，福建地區的商人在生計被剝奪後、普遍轉而從事走私活動，在官方數度取締之下，走私商往往進一步成為武裝集團，如人所謂「寇而為商、商而為寇」，帝制中國的日常史主要記錄在每年由各縣編撰送至北京的縣誌上，而福建月港縣府鑑於當地走私猖獗，於是額外編列一個附錄：「寇亂」。

一五八〇年，就在瑪烏浩西班牙與中國首次接觸之後的十六年，每年已有二十艘大型中國船在三月雨季之初從月港開往菲律賓，每艘船甲板下是密密麻麻密封不透水的船艙，沒有窗戶，大小不過如同櫥櫃，商人便將貨品存放於此，瓷器會包得相當密實，然後放在箱子裡，碗碟之間的空隙則由白米填充，除了瓷器之外，月港主要輸出的也包括長江下游一帶所生產的絲織品，月港商人將這些絲貨賣到馬尼拉，當這些中國絲在歐洲的銷路越來越好，越來越瞭解顧客喜好的月港商人，便搜集了西班牙人的服飾與室內裝飾飾品的樣本，在中國工廠裡仿製長襪、禮巾、與大蓬裙等歐洲最流行的服裝與飾品，在中國商人回到月港時，大量的白銀也跟著流入中國，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絲綢貿易換取的白銀成為帝國財富與力量來源，美洲白銀協助支付大量的軍事計劃（包括長城的修復計劃），並促成中國內部的商業蓬勃，但另一方面，持續的通貨膨脹對中國國內也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更值得北京擔憂的是，即使嘗試頒下禁令，猖獗的走私仍然盛行，政府既無法控制白銀的交換，也無法控制它的源頭。

而在一六四〇年銀價暴跌之後，明朝的稅捐並未配合通貨膨脹進行調整，因此政府收到相同數額的稅收，但實際價格卻減少，歲入銳減的政府同時在面對的是北方遊牧民族的攻擊，在無法支付高額軍費之下於是陷入財政危機，與西班牙相同的，經濟崩潰之下，伴隨而來的便是暴亂與革命。



（於馬德里製作的塗鴉）

看看人 **Looky-Looky 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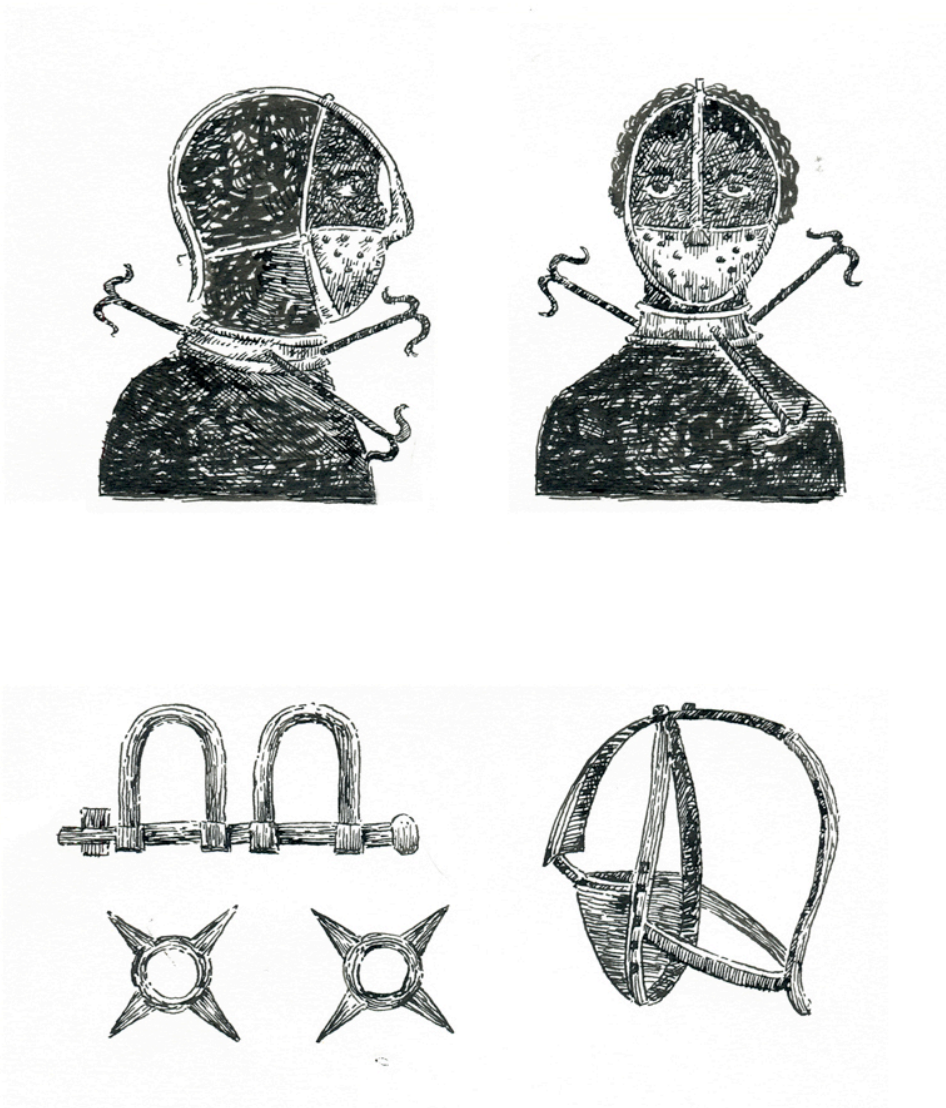
沿著加利西亞省綿延不絕的海岸行走，你走過一個又一個的裸體海灘，你腳邊是一個又一個粉紅色的軀體、坦露著胸膛，在沙灘上、面孔隨著熱氣逐漸模糊，你只看到年輕的、年老的、佈滿皺紋的、堅實硬挺的軀體，這時，你的心中不由得想起溫室效應下，在溶解冰層上躺著的肥胖海豹，對著海洋響起末世紀的哭嚎。

在沙灘的另一頭，一個人朝你走來，他全身包裹著衣物、身穿廉價的polo夾克、條格子襯衫、仿冒的艾迪達斯球鞋，他一排牙齒在黝黑的臉上特別的明顯，對著你笑著，從他的穿著、與言行舉止，你知道**他來自非洲**。

在你的一生中，也有很多人跟你說過：他來自非洲。這些人可以是在倫敦世代居住的加納移民、祖父母來自海地的紐約觀光客、或是住在巴黎的阿爾及利亞裔學生。但他們所稱的「非洲」、只是一個假想存在、以指引基因、國族、姓名的承繼或是遺傳；而我眼前的他則來自那個真正、地理上的非洲：那個隔著地中海與歐洲相望、有著獅子山、象牙海岸等異國情調國名、鑽石、銅礦、奴隸買賣、內戰、童兵、巫毒術、聚合人類幻想的黑色大陸；而現在的他，則站在西班牙的海岸、出現在我眼前，如此的超現實、如此的詭異。

這時的太陽已然西下、些許的陽光照耀在他扭曲的鴨舌帽之上，來自非洲的他將兩隻手開展在你的眼前，對著你秀出手上排列整齊、五顏六色的太陽眼鏡，對你說：看看（Looky Looky）、每個十歐元。

「看看人」之所以稱為「看看人」，因為他們充斥在西班牙的各個城市，在看到觀光客迎面而來時，他們會一湧而上，並以簡單英語兜售從大盤商批來、中國製的廉價品，因其做生意的方式每每以「看看」作為開頭，當地人則半惡意地戲稱這些人為「看看人」。「看看人」以各種方式挺進歐洲、陸路、海運、空運，他們俱備有各種身份，合法移民、半合法移民（指持觀光簽證進入歐洲者）、非法移民、或是政治庇護者，因絕大部份的人在當地不具備有合法權利的關係，「看看人」所面臨的命運，不僅包括當地人的藐視、欺凌，也包括警察的拘捕、罰款、扣押貨品、以致驅逐出境。也因此，你常在海邊人行步道上、看到「看看人」如奧運選手般地飛奔、後跟著氣喘如牛的警察之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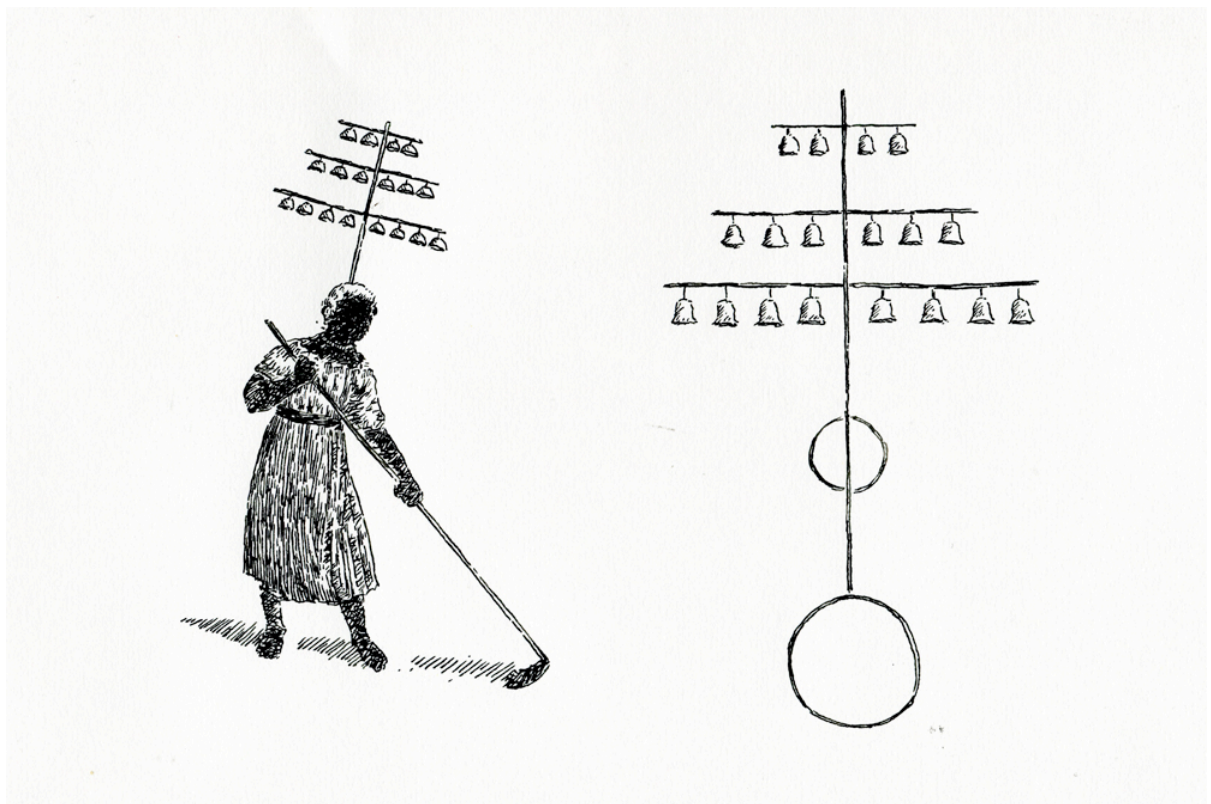


當你搖著頭並且表示沒錢，並看著「看看人」沮喪地往前邁去的背影的同時，你想著其全副武裝、多層式的運動穿著，與滿沙灘上、如海豹般裸露軀體的當地人之間的歷史聯結，你想到人類文明軌跡中的重要發明：衣物，權力的高下如何反映在其的穿著與剝除中，你看著眼前吐出白色波浪的大西洋，上面曾密佈著如天空星點般的奴隸船。

大西洋岸/非洲：維達王國

非洲的奴隸買賣，在絕大部份的歷史當中、都由非洲人自己所掌控主導・也就是說，非洲人以自己組織的獵人頭行動、將捕獲的奴隸以自己決定的價格交給歐洲人、並以非洲船員操作的奴隸船、駛過大西洋並抵達美洲・而歐洲人在奴隸買賣上的角色，比較像是那個被動掏錢、並鼓勵此生意興隆的消費者・

維達王國（Whydah）曾存在於從黃金海岸往東延伸、加納與奈吉利亞中間的海岸地帶・因其乾旱的氣候，這一帶地區為以零星散佈的樹木點綴裝飾的一望無際之草原，在這裡行走時，人類一如同動物，無草木掩蔽、無法躲藏，只能暴露在平坦的地景裡一行走於這片草原，有時得冒比動物更大的危險・



在數百年間，維達王國經常在這片草原上發起接連不斷的戰爭，在每次行動裡所捕獲的奴隸，在維達社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不僅作為社會中生產者提供所需，也作為出口商品、販賣給歐洲人，以換取金屬製品、布料、酒、與槍砲・

在非洲社會裡，奴隸具備一些基本的權利、可以透過努力工作、與上層階級聯姻等而加入所處之社會，同時，也因為經濟生產方式的不同，這裡很少出現像美洲甘蔗田那樣數量龐大地在田野裡工作的奴隸，在非洲、奴隸大部份充當士兵、僕役或是建築工人之用，也因此，他們通常無所事事，這點解釋了非洲奴隸的平均存活率遠高於美洲・在美洲，無法工作的奴隸會被以無價值的物品來處理，但在非洲，供養無用的奴

隸的情形普遍出現，老弱與殘缺者有類似鑽石項鍊等裝飾品的用途：雖沒有實際功用、卻有炫富之效，即使最老弱的奴隸也可穿上華服參加遊行、並唱著讚美主人的詩歌。

這些販奴的維達人，沒幾個真正瞭解，被運載到海洋邊緣的奴隸之後將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命運：奴隸船的惡臭、擁擠、疾病橫行，甘蔗、橡膠田的工作艱苦、殘酷的管理。另外，一旦交到歐洲人手上，奴隸便成為了動產，一旦為奴、世代為奴。

看著搭上船一去不復返的奴隸，非洲人之間流傳著耳語，許多人相信、飢餓的歐洲人買奴隸主要是為了吃掉他們。只是，非洲的蓄奴、販奴傳統，正悄悄地發生質變。國王和酋長們想要購買歐洲貨的慾望越來越強，他們渴望著歐洲來的武器、金屬、與彈藥，一如同歐洲人渴望著非洲來的奴隸。

賽維爾海關記

在賽維爾機場，又再次的，我在海關被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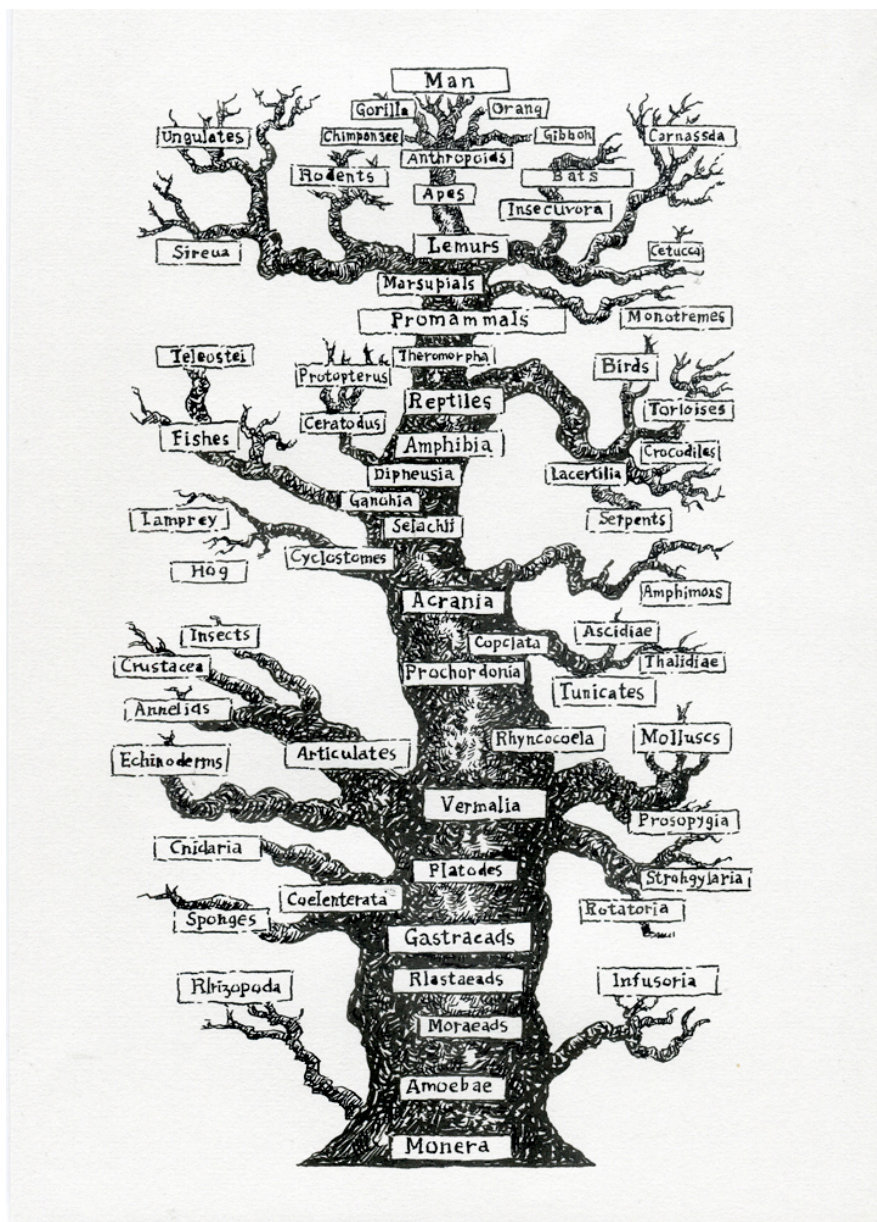
作為一名處於西方的非西方人，國家邊界不僅代表了地理界限、同時也如同一堵又一堵的法律高牆，在翻越之時，站在牆頂涼風襲面而來，仿佛處在赤裸狀態、身體被指紋探測器、眼球掃描儀、金屬感應器等各種奇異儀器所圍繞，你發現自己站在海關中央、從一處等候區至下一個，後面的旅客從你身旁走過，狀似輕鬆地和官員寒暄，印章在護照上蓋下時、明確而響亮，看著他們走進國門的身影，你在無窮等待中焦慮得發汗。你放眼望去，在等候區內的其餘面孔，如同從第三世界搜集來的民族誌學、中東、非洲、南美、至亞洲，所有人均保持絕對的緘默、並躲避彼此的眼神接觸。這些長時間等待而扭曲的臉，如同某個痛苦的鏡子般、反映出彼此不想見到之自身形象。於此，你發現一無比愚笨卻又真實之定理，眼前之焦慮、與無止盡的等候，在在只證明了自身持有的「錯誤身份」，並在錯誤的時間，跨越錯誤的地理界限，換而言之，你之所以為你，為一錯誤之存在。

在絕大部份的時候，「錯誤身份」並不會對你的人生造成太大的影響，但國境之間、法律交界之處，「錯誤身份」總是以大錯特錯的方式提醒身份持有人的生存狀態，而你，選擇只剩下是否要讓如此的挫敗感吞噬自身。

一個小時後，我拖著行李走出了賽維爾機場，又一次的，我跨越了國家地理邊界，些微的僥倖勝利感讓我在踏出自動門時不禁嘴角上揚。

大西洋岸/美洲：卡斯塔體系

自從哥倫布抵達新西班牙開始，新大陸上的混血社會便開始成形，從掠奪、蓄奴、至上層社會之間的政治聯姻、西班牙人與印第安人創造了複雜又難解的血緣網絡、之後，隨著非洲移民來到美洲，新大陸的社會越顯複雜。在十六世紀，歐洲人還沒有現在的種族概念，對於血緣的混合，人們只看待為純粹的社會現象，此態度一直維持至十六世紀下半葉，西班牙政府才開始立法，對混血人口設下限制，禁止他們攜帶武器、擔任修士、從事特定手工業與擔任公職，擁有非洲血統的男女不得於晚間出現於公共場所、祖先為非基督徒背景的非歐洲人每年得支付特別稅稱為原罪稅、非裔混血女性不得穿戴西班牙風格的黃金首飾等，多如牛毛的法規一一頒佈，為了因應殖民地日漸混雜的種族，同時也反映出殖民當局的焦慮。



面對血緣混雜的社會，一複雜的分類體系應孕而生：卡斯塔體系（Casta）試圖以血統道德與精神價值為標準、為新西班牙的民族進行分類，有趣的是，卡斯塔體系以視覺作為分類基礎，其畫作繪製相當詳盡、內容囊括了歐洲、印第安與非洲等三個主要血統相互搭配之下的混雜種族分類，畫作內通常都以每個民族有著根本、不可改變的本質，並且以特定、可預測的方式與其他民族結合在一起，並為每個種類加上特定的稱呼與標籤：Mulattos（非洲歐洲混血）、Mestizos（印第安歐洲混血）、Zambo（非洲印第安混血）截然不同，Chino（Mulattos與印第安人的混血，儘管Chino同時指中國人，但在這裡Chino由pelo chino（捲毛人）轉變而來）、Castizo（西班牙人與Mestizo混血）、Morisco（西班牙人與Mulattos混血），其餘千奇百怪的分類包括Coyote（意指土狼、Mestizos與印第安人混血）、Lobo（意指狼、也為非洲印第安混血、與zambo的不同來自於混血的程度）、Albino（白化症患者）、Cambujo（皮膚黝黑者）、Albarazado（有白斑者）、barcino（有色斑者）、tente en el aite（意指吊在空中者，意思為歐洲父母所生、隔代遺傳的黑人小孩）。

阿拉伯之夜

那天，在賽維爾市中心，一聲大叫突然在身後傳來：「Jacky Chen！」，我轉頭望去，一名阿拉伯人對我比著各種武打姿勢並模仿著李小龍甩著雙節棍，在我臉帶苦笑並嘗試離開現場的同時，背後又傳來阿拉伯人得意的笑聲。

隔天，我在城市另一頭的土耳其餐廳吃飯，世事之奇妙、在裝飾得如同鄂圖曼宮殿的餐廳角落，我發現了昨晚的阿拉伯人，穿著服務生圍裙在烤肉架前滋滋地烤著羊肉串，站在後面的老板很顯然是他的某位長輩親戚、在櫃台後面擦著酒杯並發號司令，我走到烤肉架前、隔著冉冉升起的雲霧問他：「你認得我嗎？」拿著羊肉串的他、過大的領帶與條紋背心、讓人想起卓別林的「城市之光」，他臉上帶著些微的驚恐、搖著頭，並問我要點些什麼，於是我比著功夫手勢、發出武打聲響，嘗試喚醒他的記憶，而眼前的他、一如以往地搖著頭、近乎懇求地問我今日的晚餐想吃點什麼，那晚，我在那個餐廳呆了很久的時間，並看著他在角落烤肉的身影、內心有種復仇的快感。

很奇怪的，在歐洲的我、常覺得之所以被以特定的方式對待，是因為我的外表總是以特定的方式出現，那麼，「我」之所以為「我」是因為「我」看起來是「我的樣子」，如同我以同樣的方式對待那位烤肉架後面的阿拉伯人（比如說，我之所以假定他是阿拉伯人、是因為他以特定的外表出現），來自於「他」看起來的樣子；而如果我有一日看起來再也不像我，那我是否還是那個同樣的、宇宙間獨一無二的個體？

有次在倫敦的牛津街前，一名穿著barga的沙烏地阿拉伯女人拿著ipad、請我幫她拍照，那時對著她喊著「一二三微笑」的我、心中總是懷疑著在回到家中客廳的她、是否可以認得站在鬧區十字路口前、全身包裹如水藍色肉粽的自己？而走在街上隔著面紗以對世人的她、與在家裡攪鏡自照的她，看到的究竟哪個是真的影像？



（賽維爾商人在百年來獨佔了世界上大多數的國際貿易）

大西洋岸/歐洲：賽維爾、金融中心

十六世紀末，賽維爾正值其全盛時期，這個城市是歐洲的金融中心、中世紀的曼哈頓、所有來自歐洲各地的貨物必須由這裡出發、而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船到歐洲前，也得抵達這裡，西班牙的皇家銀披索，發行至世界各地，被世界上的不同王朝使用，簡而言之，這裡獨佔了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國際貿易。

在賽維爾，一切的事物均繞著白銀打轉，商人會館雄踞於城市的中心，石造的建築俯視整個都市，從會館展開、市中心四周遍佈著一系列新建的房子：海關房、皇家鑄幣廠、黃金塔、與廣場的另一側的貿易會館（Casa de Contratacion），在街道上，你可以看到代表馬德里皇權的官員、商會的代表、熱亞那的商人、有錢人家蓄養的非洲奴隸、法國來的紡織工、來自漢堡的工匠，所有人都聚集在賽維爾，並且所有人均與白銀有直接或是間接的關係。

每年五月、準備前往美洲的船隻正準備啟程，沿著河口一路延伸、河岸上堆滿了各式準備上船的商品，皇家官員沿著河岸走著，清點著成堆的貨物，檢查著相關文件，一旁是宗教法庭派來的教士，其目的在確認船上是否有天主教會的禁書，以免被以偷渡的方式進入美洲。

在出發日當天，整個城市的居民都跑到河岸上，觀看這個一年一度的盛事，他們看著三角形的船帆被風吹得鼓脹著、緩慢地往大海的方向前進，河岸兩邊矗立著黃金塔，幾個衛士將橫跨河兩岸、用以封鎖河道的巨大鐵鍊卸下，人群在岸邊揮著手、教士們祈禱著船隻的平安歸來，水手的家人們在一邊哭泣著、商人們則已經在思考船隻歸來後的巨大收益。

接下來，便是長達一年的等待，從窮人至權貴所有人都在引頸期盼著平安回來的船隻，但所有人也知道，遠航貿易是高風險的事業，眼前消失的船隻很有可能沈沒在暴風之中、或是被英格蘭的海盜劫走，一旦這些事情發生，災難性的後果會降臨在這個城市，嚴重的經濟打擊將造成許多人破產、許多人自殺、債務也將使更多人必須遠走他鄉，這個城市如同走在鋼索之上，一旦往下掉是看不見的深淵，但是，一旦船隻回來，那麼如同中大獎般，郵船將帶來滾滾的白銀，進入皇家倉庫、也進入所有人的口袋，那麼，也是發財的時候了。

旅行尾聲

我站在賽維爾中世紀小城的石子路上，眼前是漫無邊界的豔陽，地板在四十度的高溫中眼前的扭曲空氣，倫敦不斷陰雨的天氣似乎還躲在骨頭與身體的縫隙當中，我感到同時地酷熱與冰冷。

主座教堂裡的雕飾、那個一個又一個世代的穆斯林與基督徒、嘗試以相互競爭的宗教符號互相堆疊、仿佛征服這個建築、也征服了人類性靈的神殿，導遊指著穆斯林式天庭下的羅馬式條柱，穿插在穆斯林式神龕下一尊又一尊的聖徒肖像，告訴我一個符號與一個符號之間、彼此相差百年之久。

當代人看到的時間，是在地鐵站上、抱怨著的兩分鐘誤點、與在電腦銀幕上出現、網路影片下載的百分比。相較於如此的毫秒世界，中世紀的歐洲人所看到的時間，是地球之於太陽的宏觀位置；相較於當代人走過博物館，斤斤計較地將眼前一切劃在藝術史年表：抽象表現主義（1940）、構成主義（1913-1920）、未來主義（1907），中世紀人看著周遭羅馬遺跡、穆斯林廣場、中世紀城堡，眼前所及不過是並存於同一個時空的混亂存在。過去的人悠游在千百年之間，而當代人則被困在歷史當中。

我走出大教堂、看到旁邊是一整排的紀念品店，賣著手飾、鑰匙圈、雕像等紀念品。作為一名觀光客，我真心熱愛著每個城市的紀念品店，不論你身在何處：北非或是南歐或是馬達加斯加，你只要把每個產品翻開、底下全寫著「中國製造」，工業生產的垃圾品不僅主導了人類生活、也殖民了想像力：人們將把這些沒用的手環、粗製濫造的皮包謹慎地包好、放在行李箱底層，帶到各自家裡的客廳，放著發爛，直到五年後的搬家再一口氣丟在垃圾桶裡。

在長達三個月的旅行當中，一種深深地荒謬感在心裡逐漸發酵。人們總是說旅行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你必須在時在地、才能夠看到、理解這個世界。但是當你真的身處在當時當下之時，才發現世界之複雜、之荒謬，就如同人們說的「全球化」、每段旅行如同與其正面相望，面對其龐大之存在，身為一名人生的觀光客，如同以管窺天、只能以當下的片斷來理解眼前的現實，從表象世界的瞬間幻影來理解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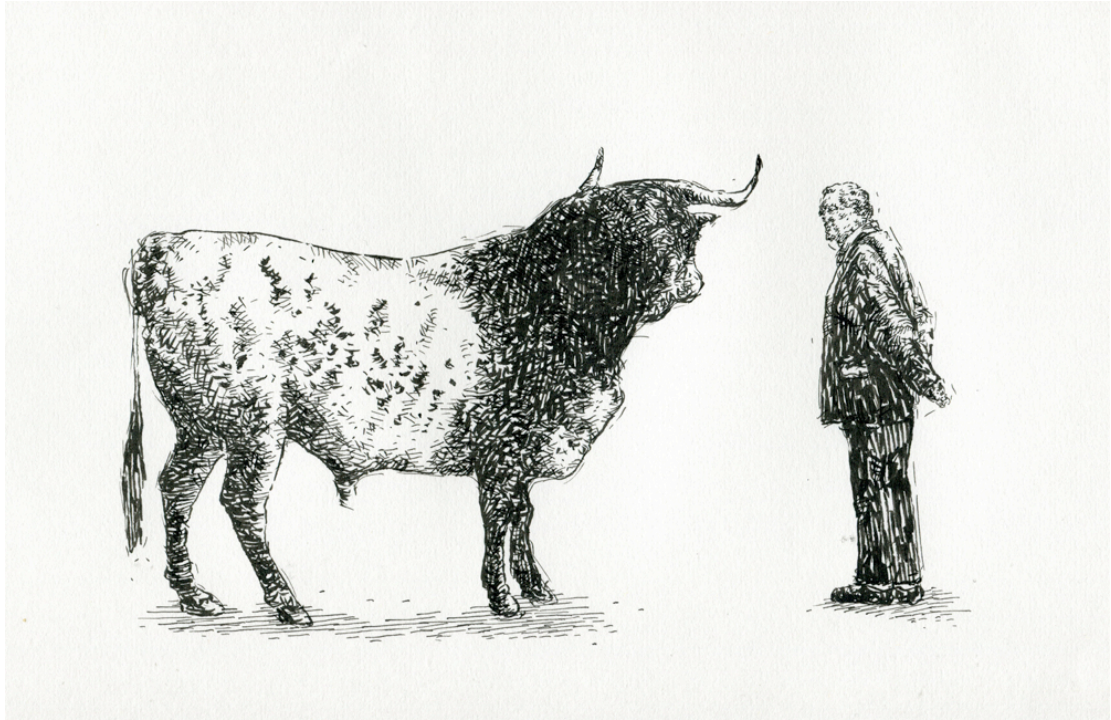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以中世紀的方式、宏觀的角度來思考，所謂的「全球化」似乎是再簡單不過的事實：不論你身在何處，都將在下一家紀念品店買到中國製造的手環，而眼前的一切，不過是並存於同一個時空的混亂存在；人生的渡過，不過是地球繞著太陽運轉的星球位置。從巷子轉出、粉紅色月亮下賽維爾廣場閃著奇異的光芒，一群吉普賽媽媽圍繞著我、抓著我的手心，告訴我、我有個好心腸、將有一個美好的婚姻、並且多子多孫，並給了我她們手上的幸運草（當然是在我付了錢之後），那時的我想到了躲避弗朗哥政權、流亡多年的布牛爾，多年後的他回到賽維爾的同一個廣場拍攝人生最

後一支片（*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 1977）時，他是否也感受到自己故鄉之超現實？他是不是也被同樣的吉普賽媽媽抓著手心，告訴他同樣的命運故事？

兩天後，我將搭機前往台灣，想到這個稱為故鄉的地方，竟也跟眼前的景觀一樣的陌生、一樣的難解．這是我旅程的尾聲．



(街上的吉普賽媽媽、馬德里、2013)



大西洋岸/美洲：鬥牛士

十九世紀中期起，在多次財政危機之下，西班牙帝國在垂死邊緣徘徊。對於當時的古巴人來說，鬥牛習俗象徵了來自舊歐洲的暴力：鬥牛場上灑滿的鮮血、代表的是階級特權（鬥牛士必須來自特定的有威望家族）、英雄主義、與殖民者對痛苦的麻木不仁；人們開始轉而熱愛起美國來的棒球，一群人在翠綠的草地上奔跑並追逐白球、意味著團隊合作、愉悅、與和諧。儘管兩者皆是穿著緊身褲的運動，但棒球仍激勵了古巴人面向北方，也拾起球棒、拋棄了來自歐洲的鬥牛。同時，古巴境內的獨立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

1902年，美西戰爭結束三年，古巴共和國成立的那年，在接連失去包括菲律賓等重要殖民地之後，延續了三百年的馬尼拉郵船航線也正式告了結束。

附錄一：

出國行程表

1. 台北->倫敦（2013/09/10）
2. 倫敦->馬德里（2013/09/16）
3. 馬德里->費洛（降落機場為Santiago）(2013/09/22)
4. 費洛(2013/09/22-2013/11/01)：
參訪地點
 - 費洛港（Port of Ferrol）
 - 費洛海軍博物館（Museo Naval de Ferrol）
 - Las Menilas塗鴉藝術節
5. 費洛->馬德里（2013/11/01）
6. Madrid馬德里：(2013/11/01-2013/11/15)
參訪地點：
 - 馬德里王宮（Palacio Real de Madrid）：
 - 國立人類學博物館（Museo Nacional de Antropologia）
 - 美洲美術館（Museum of America）
 - 海事博物館（Naval Museum）
 - 國立圖書館（Catedral de la Almudena）
 - Lavapiés:（馬德里市區內的移民區，為非洲、南美與南亞等過去殖民地的移民社群的聚居地。）
 - 歐洲行為藝術節
 - La Neomudejar
 - Libreria el Renacimiento
7. Seville 賽維亞(2013/11/15-2013/12/01)
參訪地點：
 - 黃金塔（Torre del Oro）
 - 塞維亞聖母主教座堂（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la Sede）
8. 賽維亞->馬德里（2013/12/01）
9. 馬德里->倫敦（2013/12/03）
10. 倫敦->台北（2013/12/05）

附錄二：

國內外相關領域發展對照、與啓示

在這裡我分別以三個在西班牙藝文團體、以三種不同的生存策略，以對照台灣之發展。

1. La Neomudejar：La Neomudejar位於馬德里，在負責人Francisco Brives於今年七月向西班牙國鐵局承租鐵路廠房以後，經過兩個月的整理、改裝，將占地五百坪的工廠改建成藝術村與展覽場地，藝術村部分他們將廠房小房間分租給當地的藝術家，以長期

租約為基礎，藝術家除了付房租之外，也與La Neomudejar保持有機的合作關係、提供人力與物力的協助，另外，La Neomudejar也有國際的駐村計劃，透過公開徵件吸引國際藝術家前來，駐村期從兩週至三個月、成果發表從個展到社區合作計劃不等，在我參訪的數天，正好是他們舉辦的國際錄像藝術節的期間（請見下圖），除了展出來自歐洲各地藝術家的錄像作品、也有現地製作的裝置、表演等等，此次藝術節也發行類同於展覽畫冊的刊物（請見附件之國外搜集資料），同樣的營運模式、可見於台灣最近成立的「空場」、或是成軍一段時間的「乒乓」，以藝術家自營團體、尋找圈內與在地的聯結為主要基調，據個人實際參與La Neomudejar錄像藝術節的觀感：現場作品的品質、呈現方式均頗令人驚艷，但在現場行為表演這項目因協調不足、並欠缺準備，造成與其餘作品格格不入之問題，但整體來說不成大礙，儘管是新成立的藝文空間，La Neomudejar可被借鏡之處為其的國際精神，從其國際藝術村的營運模式（此國際主義可以清楚地在藝術家工作室所在的大廠房中感受得到、來自賽爾維亞、德國、英國、法國、巴勒斯坦等不同國籍的藝術家聚集在此工作、彼此激發創作），在每個藝術節與駐村計劃的籌辦過程，La Neomudejar通常藉由國際徵件、與不同藝術單位跨國來徵選藝術家、也透過如此的國際視野與格局、也讓展出的作品具備在台灣比較少看到多樣性與開放度。





（La Neomudejar現場一景）

2. European Performance Festival (Madrid、Birmingham)

歐洲表演藝術節由夫妻檔Miguel Pacheco與Isla Aguilar成立，至今已舉辦五屆，我曾在伯明罕以藝術家身份參與一次，此次則作為觀眾參與他們在馬德里舉辦的一場。歐洲表演藝術節每年舉辦一次、主要活動於兩個城市：西班牙的馬德里與英國的伯明罕，其主要目的在於將西班牙的表演團體（尤其為肢體劇場Physical Theatre的劇團）帶入英國，同時也將一些英國團體帶入馬德里。在經濟危機、西班牙國內的藝術補助與文化經費欠缺的情況下，歐洲表演藝術節主要的經費來源為現場的售票（一個星期的聯票要價七千五百台幣）、英國文化局（Arts Council England）與歐盟的文化經費，儘管如此，為負擔人數眾多的劇團來回英國與西班牙之龐大旅運費，每次表演藝術節舉辦前夕、均在當地發起「藝術家認養活動」，請當地民眾提供家中空房與沙發已收容國外藝術家，此做法驚人得有效，不僅為上百名藝術家與劇場工作人員節省下為數可觀的住宿費，同時也為藝術節做有效的人際宣傳。

表演藝術節的發展模式，類似於「牯嶺街的表演藝術節」、亦或是「粉樂町」，著重在藝術節作為社會參與、以與當地社區結合「整合行銷」等概念，相較於La Neomudejar，歐洲表演藝術節的官方色彩較為濃厚、決策上更著重於符合公部門補助者的期待，也因為經費相較充足、歐洲藝術節能夠提供更大的製作、更成熟的活動操作（歐洲表演藝術節的活動流程相當複雜，不但有每日固定演出的劇、還有分散在展區的視覺藝術項目、在街頭發生介入社區的特別場、最後，每日晚間七點則為晚餐時間，所有的藝術家與參與者共同在會場的大食堂用餐，以提供互動的機會，每一項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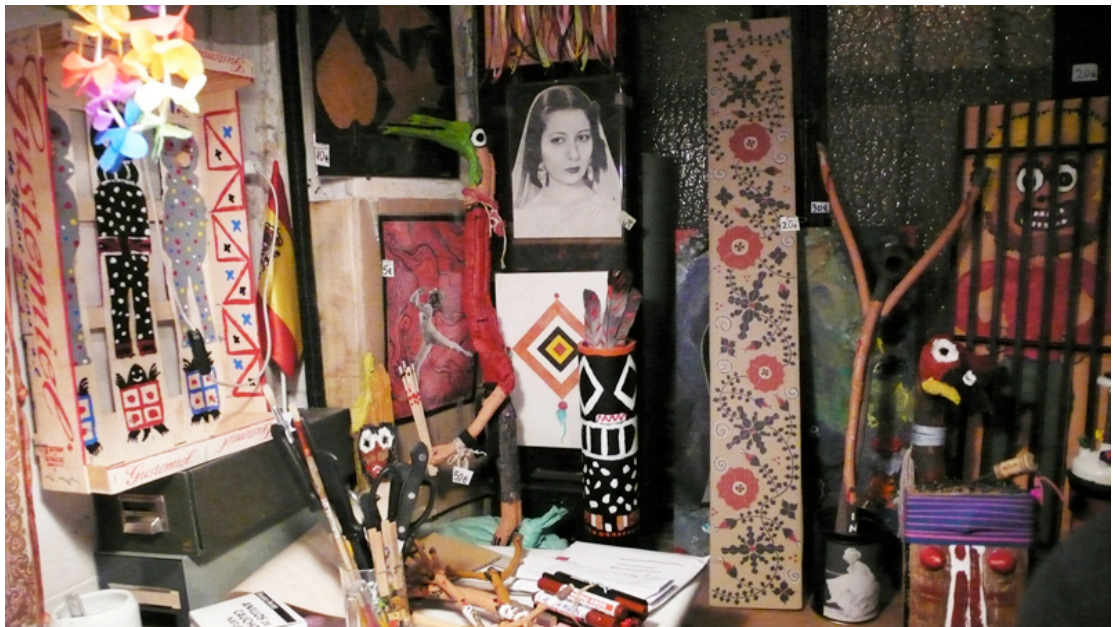
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員與指引引導觀眾參與）。然而，也因其較大的規模、較專精的製作，對於較具實驗性、能與現場互動的現地製作之作品則發揮空間上相對壓縮。最後，表演藝術節邀請的藝術家也較均一、排他些，La Neomudejar看到的多樣性在這裡便有些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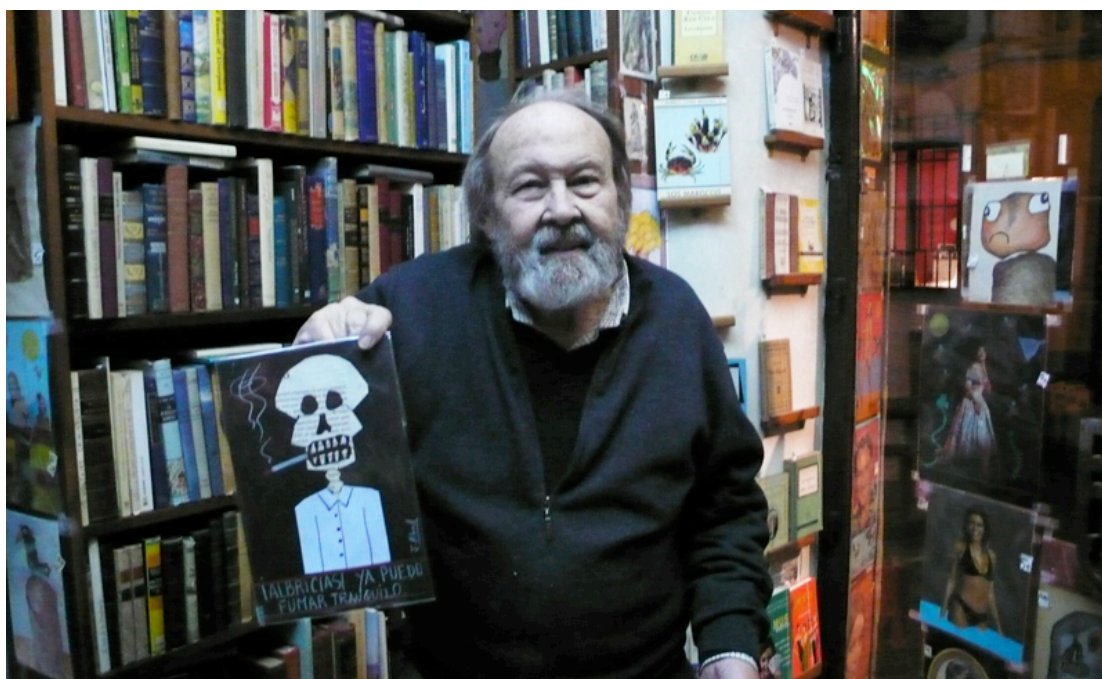


(歐洲行為藝術節、現場充滿了穿著印度褲、頭綁雷鬼頭、波西米亞風格的年輕人，當地人稱其為「口哨狗」、因此族群普遍地不使用繩索遛狗、並以口哨控制寵物前進方向的緣故)

3. Libreria el Renacimiento：講到Libreria el Renacimiento，首先，其是否為「藝文團體」有難以界定的問題，第二，其對藝文專業的發展是否有顯而易見的影響？也難以回答。Libreria el Renacimiento為一家獨立書店，店主為八十歲老翁，其沒有網站、不做宣傳、從未拿過任何政府補助、從未舉辦過任何講座、論壇等藝文活動，並且因為店面狹小的關係常常讓人錯過而不自知，Libreria el Renacimiento主要以販售古書與美國五零年代雜誌為主，在店內可以找到狀況不錯的老書，還有一些殖民時代的印刷品。Libreria el Renacimiento的店主同時也是一名從事前衛藝術的業餘藝術家，在這家店經營三十年的歷史當中，他便製作從裝置、雕塑、至蒙太奇不等的藝術作品。在我的要求之下，店主為我展示將位於後門、藏於成堆書籍當中的狹小工作室，裡面堆滿以衣架、桌腳、安全帽等街上撿拾現成物拼湊製成、漆上五顏六色色塊讓人想到非洲圖騰的雕塑，在店的四周、他那充滿德國表現主義風味的蒙太奇便與成堆的古老書籍、雜誌混雜於一起。當你走進這家只容五個人容身、看著從地堆到天花板的各種書籍、刊物與手工藝品的小店，店主的作品與為數龐大的歷史遺骸融為一體、眼前的奇觀讓暈眩感襲來，何為現在、何為過去、何為手工藝、何為工業生產的界限逐漸模糊。這Libreria el Renacimiento、是博物館、獨立書店、也是藝廊、其本身便是一個藝術作品。

Libreria el Renacimiento因為其幾近反宣傳的營業手法，在口耳相傳之下吸引許多慕名而來的觀光客，在星期三的晚上七點間、小書店門口的小鈴鐺不時地響起，新的顧客在門前進進出出，而幾乎，所有人都会買些小藝術品、舊書回去。Libreria el Renacimiento是我這次旅行看過最有趣的空間。





(Libreria el Renacimiento店主展示他的藝術品，此畫上的文字意為：「我終於可以平靜地抽煙了」)

附錄三：

對於個人、國內藝文工作者及相關領域的啟示

二〇一一年、我為「表演藝術平台」參展藝術家，儘管是波蘭出資的藝術節，隨行的除了波蘭、捷克等東歐人之外，還有一票北京老一輩的行為藝術家，在藝術節圓滿結束、臨別的最後一天、酒酣耳熱之下，那群老藝術家將我團團圍住、拼命數落我作品之糟糕、行為之沒禮貌、為人之沒品等等，老藝術家陳進於是說：「台灣人沒格局」，那晚的最後一句話，至今想來仍記憶尤深，並在往後的日子中於夜深人靜時響起。

之後的我，常常想起「作品格局」這四個字，在那晚結束後的兩年之間的人生道路上，在台灣與倫敦的不同場合上也經常遇到同輩的北京藝術家，在我思考下一頓飯從何而來、下一筆房租該從何而繳、這樣的生活混不混得下去該不該放棄的時候，他們思考的人生、是該怎麼購置下一個地產、該如何弄到下一台的賓士車等等，貧賤的格局差異總是讓人嫉恨交加、但也無可奈何。

後來想想，相較於在紐約中國餐館洗餐盤求生的上一代藝術家如謝德慶，似乎自己的生活又相較愜意輕鬆，那麼所謂的格局、除了經濟生產方面如何運用全球化之下流通的資本、以錢臭味的方式自我提升之外，也許更重要的，是人類如何思考世界、並觀

看人生，最後將個人經驗提升，以至普世價值吧。那麼，所謂的「藝術格局」說穿了跟「做人的格局」不過是同一件事罷了。

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五百年，台灣孤島七十年。在相較國外，總是覺得台灣擁有相當不錯的軟硬體資源，也有足夠的經濟、社會力量辦出好的國際展覽、或培養國際型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是相較現下歐洲的社會狀況，當自己又跟清一色地抱怨歹命的南歐人相較之下，又覺得自己已經算是資源管道豐沛的幸運兒了），那麼，在這個島上、又應該要以「什麼」來自我、並相互期許？

生活於台灣島如同活在巨大的子宮，在這封閉悶鍋的肉囊當中儘管驚濤駭浪、但是卻安全並且溫暖、臍帶源源不絕送來的養分讓人覺得生活愜意。同時、文化生產也反映到這個層面上，其包括了在地狹人稠的文化圈之內，藝術家在做作品時，有意識與無意識之下跟隨特定觀眾、特定評審、抑或臉書圈子裡的鄉民品味而走。久而久之，如雞與蛋的相互辯證一般，此本土品味便塑造了「走不出去」之集體焦慮。因此，如何在一步步襲來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在子宮壁崩塌之前，忍痛切斷臍帶、迎著刺眼的陽光爬出那個世界，也許是同世代的本土文化工作者所需面對的課題。